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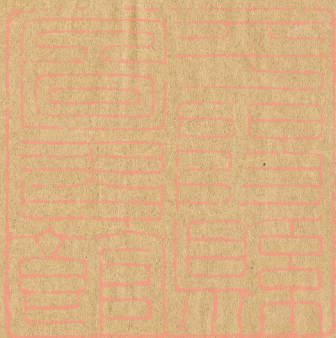
藝廬存稿

志三著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225



螿廬存稿

樂清陳 虬志三

治平通議序

上古神靈首出開天立極幙六合析八紘立乎中央而化馳無外  
察倫明物一原於道道渾於事衍於數而寄於法與時舒卷不可  
方物時移勢易法或窳而不變則道敷而無統道散法窳斯亂成  
矣顧其亂也朝野之間規時勢攷古制則亂極而又治書史以來  
四千年間時局三變治術遞更曰封建曰郡縣曰通商此繫乎時  
局也而君師師儒之局卽轄乎其間治術從此遂分今古法雖國  
異而代不同而道則終古不易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  
亡固未之有異也則論道經邦講議之功尙矣封建之初政教修  
明生其下者順帝則食舊德雖眈眈身而載視聽故曰天下  
有道則庶人不議蓋天下既已治矣治則無可議也封建既裂而

郡縣起古法於是蕩掃無遺諸子百家千時立說各以蠡測管窺之見自託爲知言見道滄湧颺起遂成一處士橫議之天下而先聖之道遂從此長夜已悲夫聖清勃興囊括宇內而通商之局適成攷泰西各國講富強工製造雖形下而頗進乎道且各國皆設議院尙深得古人議事以制之旨通商啓而議院開局遂大變則時爲之也時變矣而猶欲襲先業守舊教恭己無爲坐致治平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其不得適也必矣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好問察言無遺大小故懸鞞設鏗善旌諫鼓不絕於道而又設輜軒之使以周知上下之情凡以求其通也三代以降君師之局變而爲師儒蓋古者以道制治後世始一切皆持以法治術遂自此分升降矣孔子生周之季不忍先王之道將墜於此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垂教萬世門弟子間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

道統之傳訖於孔子而師儒之局遂開漢承秦後去古未遠一二  
大儒如賈誼嚴寬劉向揚雄王符仲長統徐幹之倫皆嘗著說集  
論力規古法而江都董氏尤爲通博而得其正自是以後於隋得  
河汾王氏於宋得安定胡氏而吾永嘉先生實得其傳有其志與  
學矣惜皆無專書於道未光有明瓊山邱氏衍補大學始翹起而  
講治平使古大學之教先王之道見尊於世不至惑於功利浮淺  
者邱氏以外不多觀焉其間非無闕博之儒勤求典禮如三通之  
作者然考古則有餘論治則未切博而寡要實亦未見其果通也  
他如賈誼王吉二劉向二蘇緯父子高景王朴安石之徒庶幾遇  
矣或行之而未果與行之而助暴僨事使三代後不克早覩聖人  
之治者殆數或限之矣蓋運會之始緼網元氣首鍾於上故亶聰  
作后君而兼師及泰極而否則賢人隱而下多魁奇閎達之材儒

始以道得民運積既久貞不起元扶輿清淑之氣始盡發無遺君相竅領於上師儒撝掇於下驅駟元化自上下下厥道大光將昆蟲草木咸得其所一統之盛比跡泰康此其時乎間嘗上下古今之際時局治術之變約俱二千年而大轉皆亡秦當其衝而聖清開其朔天人合發數過時可非偶然也虬甌東之鄙人也生永嘉先生後七百年矣聞道遲暮敢自附於作者之林特以生長中朝涵濡聖教牖其知覺頗欲述帝憲明王制遂其立達之願躋斯民於仁壽裏此亦有年矣值此車書大同上下求治雖與計偕不得隨漢氏文學公車後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與公卿辨議其指意因積心愁慮規切時勢綜貫政要僭爲此書其於古今治術之間蓋兢兢焉嗚呼當吾世而苟見諸施行使虬親見其盛益得以匡所不逮固爲吾道之幸如不然者世有

元鑑之士申王道撫古法博綜數術貴是而同今古欲修新聖人書者倘不沒其欲利人之功比於芻蕘其亦將有取焉

經世博議序

聞之呂覽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移時易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今爲殤子矣然則法者治之具王者制法而不爲法所制欲法先王亦法其所以爲法而已上古之時鴻濛初判人物雜處狃狃獠獠有聖人出爲之制衣冠禮樂之節修明政教牖其知覺範吾大同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廣運無疆雖以之治萬世可也學術不明大道分裂於是百家諸子競以其所牒衍成書簧鼓一時然用其術亦頗足以救弊持側則時爲之也將聖人亦不能無取焉通商以來時局大變拳毛深準自古侏儻不通中國者羣

挾其智巧技能與吾爭聲名文物之盛尋其所治皆僅得六經諸  
子之緒餘乃或立足致富強亦可見吾中國聖人之普教也况乎  
其更有精焉者乎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淮南亦云當於世事得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可以正治矣天下豈有常法哉故  
曰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亦慎其所變求不悖聖人之法而已  
矣

救時要議序

學者生孔子後皆稱儒術自秦漢來未之敢異而太史公論六家  
要旨獨曰儒者博而寡要果何說也蓋儒道其常而子權其變故  
諸子之功救變與六經同譬之於醫儒爲梁肉子爲藥石無病而  
服藥石與病而強梁肉人必無生矣孔子曰學在四夷猶信荀子  
曰法後王豈非以時哉時也者如四方八位十二節二十四度各



有教令順逆存亡皆意當爲之消息矣可慢也國家自通商以來局又大變華夷雜處巧力相尙有未可概以儒術治者則諸子近法亦將有取焉夫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鑊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循表而導溺契丹以求劍自謂能古不知時已徒矣而法不徒烏在其能儒也撫時感事因掇其要爲救時要議一卷備箬者他日芻蕘之採焉

治平三議序

治平三議者虬癸未病中之所爲書也虬昆季五人局關枕肸自相師友皆薄有時望而尤以幼弟叔和爲翹楚器宇軒翥開敏邁諸兄羣冀倚成以事業壬午春以病瘵亡虬時悲不欲生顧影子子嗒然若喪其軀歲暮遂病病幾死呻吟臥牀簣者二百餘日藥鼎茶鐺昕夕相對蓋裘葛忽忽已兩更矣自謂先世隱德勿曜幸

有子能讀書矣而皆未見用不克大陳氏閭恐一旦溘先朝露爾  
然與草木同腐長此寂寂何以慰先靈于地下念生平稽述皆皇  
王經世略烏可令斬焉無傳乃於癸未之秋鏤膚鑽髮伏枕畫被  
口繹以詔四弟國琳筆之於書病尋愈磨丹瀆墨竟不能再加筆  
削爰補十科表於後行焉雖恢張綱目於今未必盡可通然大抵  
衺元皇極牒闡情功洞然於民物登耗人材否泰之故贈羣體副  
諸子損益中西啟爲治術嶽立儒先間要亦一家之學有足多者  
錄而存之或天不欲其遽死使增益所不能終得聞乎內聖外王  
之旨吾兄弟異日當更有進焉未可知也名山石室待乎其人姑  
此錄先爲之券云

東遊條議序

光緒庚寅春明被放道出山左時勤果張公方開府濟南公號稱

能得士幕下皆一時傑虬條陳入事握衣入幕縱談經世略大蒙  
款接敬禮有加所以慰留之者甚至訂重來約瀕行發傳牌一面  
令沿途各防營一體派撥兵勇護送異數也歸自海上聞伯氏之  
喪匍匐南下而先太孺人旋於秋間棄養苦塊餘生不復知有人  
世事而公次年又有騎箕之命嗚呼痛哉昔人謂得一知己死可  
不恨况相識者爲有氣力之當代偉人哉豈虬不足與於斯道之  
數耶何奪吾張公之速也遭家多難學植荒落恐不復堪爲世用  
有幸吾公相知之雅因錄爲此卷以誌一時之遇或不僅一人一  
世事乎

利濟叢書總序

五千年道德仁義之治美其名不變中西敵立岌岌乎危而橫目  
之羣藩甲五洲哀之而不能感恥之而不能憤殘破而震撼之劫

而蹂躪之而不能覺聾起臥其有駟於元化竦懼思立則且顧瞻  
前卻抱槁欲死夫無其實而苟以名存不腐鼠之嚇則螳臂之當  
吾痛其無術焉以濟也昔者宓犧文王周公孔子相去或七百年  
或千餘年或數千年或授受數十年間風雨離合人鬼會語而大  
易之書出於世乾坤一元利龍利馬儻非聖人其孰能知利之爲  
美而不以自有者耶且夫生生之始至不可以已古而無死張而  
不弛胡患之乘世而疾在人體然而日月有晦蝕河山有變徙四  
時恆雨暘五運互傾否六淫七情以遞客主於表裏是故天昏札  
瘥民之殃鰥寡孤獨國之恥故天命不佑良臣其萎嗷鴻四聞而  
極至於不能宅土而壑水於是神農氏作盡三百六十屬之性味  
七十有二毒之旨爲之耒耜穀五美爲之刀圭藥百劑夫民則旣  
利之矣厥有軒轅用衍緒言師其臣岐伯討論病源素問靈樞陰

陽蘊宣而後醫藥之利以濟天下萬世而人人得以是盡其天年  
自時厥後越人倉公名家專門有漢長沙張太守閔赤子之塗地  
昌炎黃之嫡傳傷寒導其先金匱括其全亦越李唐有孫真人集  
千金之方通百氏之詮以濟生民而其術出入乎仙釋蓋道也而  
通乎玄矣間嘗上下千古盱衡世故而歎醫之爲道匪一家國之  
利而其事不止於治疾苦衛生以延年也故六經燔秦而醫獨存  
今夫百王之治不啻歧而一以制民之宜千聖之學不啻博而一  
以導世於足無不宜而各足其道通其俗樂其利在於給生人之  
欲故人得其欲則弱者不爲蟲與蠹強者不爲狼與豹則惟醫之  
道治之而剝調之而復固之而完因之而續守其教上下皆澤宏  
其施中外不畫故夫田農工作商賈文學星算兵略與今之別傳  
聲光電汽礦化種植以及體操之神攝養之福惟吾醫名一藝而

實無不以學探神聖之心源融中西之政俗廣吾徒之師法而大  
腹元元之屬嗚呼此虬自儒書經術外舉凡諸子百家久流方技  
之籍涉獵饜飶博觀約取欲一一緯之於醫也習此三十年矣建  
院講授籍此貫通初未敢謀遽問世鈞弋聲譽爲徇時之木鐸客  
遊於院有問利濟之說並乞觀所著書者爲舉其目因引伸名學  
之誼漫書以弁端

利濟彙編總序

記曰蛾子時術之夫術一則積積則成成則無爲無爲者無不可  
以爲而遂止不爲焉則其於術也隨矣隳矣吾利濟之學雖危弗  
隳雖夷弗隨故夫神農軒轅以來專門名家登峯造顛俯瞰羣遊  
天梯盤旋環首四盱名山且千厥若康莊九達瞻乘欲趨轅南轍  
北元黃倦吁圜球譎波高下殆殊此彙編之作以一家言而有蒼

采芩掇艾求九流之志籠收囊聚車載百氏之誼丸結膏融丹合  
萬善之虔諄五種而餌號六洲而饋而斯編則其龍宮探祕之星  
言蓬島摻產之日記也學子有以名學義類疑者爲推闡而說之  
利濟元經序

光緒旃蒙作噩之歲瑞安始創利濟醫院不材叨主講席七閱寒  
暑甄錄醫籍削葺素靈勒成一書得卷者八曰運氣曰藏象曰經  
脈曰脈法曰病因曰本草曰鍼灸曰死生凡爲表者五十有二署  
曰利濟元經旣成乃爲之序曰上古神聖勤求民瘼究天人之奧  
窮陰陽之變作爲醫藥垂示方來神農黃帝之書遂得與六經並  
垂天壤幸已羸秦燔書醫獨獲存古古相傳莫敢失墜於是歷代  
醫流竭其知見互有撰述寒熱攻補樹幟分途然管窺蠡測不過  
自貢所得而已其能綜括經旨提要鉤元使軒岐心法昭若揭日

月而行者實亦未多覲焉大道既隱異學繁興而倚傍聖教執技  
之徒專事測驗至欲以屠羊剗豕之術爭一日之長於靈蘭其勢  
不至於亡經不止夫方技之學通於性命形上爲道形下爲器洙  
泗不作微言湮絕其佚往往遇之於方術諸書醫家所得尤夥一  
火薪傳所係顧不鉅敷不揣固陋僭爲此編彙括義例清其經緯  
蹊徑或者伶倫之聰不廢律呂工倕之巧不忘矩槧使由律呂矩  
槧而神其聰巧之用將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雖以之入  
聖通玄可也甯獨權輿醫學已哉故夫不龜手一也一用以封侯  
一不免於泔澠統顧亦在用之何如耳間嘗慨素靈爲三墳之一  
雖以多聞慎疾之夫子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燭當時  
獲良醫之譽乃禮家僅傳其脈訣而此書獨未得與六經並加刪  
定豈述作之間果自有其數在耶知我罪我又何計焉



利濟教經序

余建院講授醫經之外兼收雜家蘄爲明體達用之學其時來學弟子有嘗在外就博六七年者竟未能粗解文義叩以中外近事更懵無所知予頗病里師教法之未善髫齡時性靈受蔽爲可歎也記曰黃帝正名百物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苟名義未諳而欲遽求了慧是行不以逕出不以戶無所往而不迷矣因次爲韻語三十六章句約三言舉凡古今中西學業規制以及世間一切人事皆標舉指要事繁語賅以期急就每逢講期按章詳說頗益學子嗚呼自秦愚黔首焚書禍烈醫以軒岐遺澤獨免鬱攸吾意當時抱遺通變之彥殲志康世者不師於吏必師於醫今五洲洄洑圖書夥够學者窮老盡氣猶不能竟其端緒道以多歧而亡恐昔之以學愈愚者今將學而益愚然則振曠發聾材益入疾木鐸非吾

官師責歟昔晉皇甫謐甲乙之外曾欲作教經以惠醫流未果因襲其名刊刻以貽同院

蟄廬文略序

虬少孤廢學聞道遲暮願生平於書無不好於文亦無所不學學焉而間得其近似輒亦頗自喜久而始悟其非夫文者心之華也學成氣充而文生焉若斤斤於義法聲調之間摹繪劈績以爲工品斯下矣學者不求之性情根本之地而徒緣飾經術撿摺語錄自託爲因文見道未爲知言也予既不甚留意於文文亦不自珍惜遂聽其散佚或以爲請曰先生於文雖未爲工然固先生之學術性情志趣氣象之所流露文不必存先生不可以無傳乃偉其言雍獮其蕪雜無用者錄爲蟄廬文集若干卷茲復刺取其有涉於經世者十數篇附於治平通議後都一卷別署曰蟄廬文略侏

儒觀一節亦可以得其概矣文云乎哉

蟄廬診錄序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左氏傳云三折肱成良醫醫雖小道顧可以無恆哉周秦以後醫無世業一人大醫如華陀張機皇甫謐褚澄徐文伯孫思邈之倫代有其人並皆高世妙材有託而逃相與修明絕業不憚降心為之斯道猶有賴也近俗日靡浮淺庸奴學無師承略視方書十數部輒率爾懸壺恃長柄油黑傘步行烈日中望門投入暈婦嫗若家人鹽汗交流被兩頰吮筆義手書方如扶乩倉卒以十數暮歸計囊金較日常多聚妻孥大歡笑環問日來從誰某某何病病何治則蒙然張口漫不記憶其遇之通者則借名流揭醫招故自高聲價設拔號坐飛轎奚奴前道悍然自命為名醫叩以寒熱攻補標本佐使之旨囿圖恃兩端聲嚶嚶蓄

鼻間處方欠呻登轎逐逐去矣甚矣其偷也虬自庚午患病始有志於醫甲戌始排日自課習之數年矣丙子始敢出議方藥每臨一證究其陰陽向背虛實來去之至數倖而得之則私自詫以爲未知於古奚若然勢不多醫也嘗謂人有必無可醫之病醫有必不能醫之時故設例自限年來求診漸夥頗乖吾旨恐終不免爲庸醫之歸因錄其曾經有效者以自勘子夏曰日無忘其所知月無忘其所能辭以未遑而不得吾與病者兩無恨也盡吾心焉而已己能而或失其故知則醫之罪無可逭矣因錄此卷備温故知新之助不足云案也

報國錄序

報國錄者爲團防而作也光緒甲午中法失和沿海戒嚴將錄以貽當事初名東甌防禦錄會事解不果因重加改定易今名取忠

經語也乃爲序而存之嗚呼今天下競言自強矣舍治兵不能以立國而制實莫善於團防古之爲治初不言兵寓之於農寄之於理當時政教修明人安其業無事於兵非諱言之也周衰道裂官司失守封建廢而郡縣起井田學校始一切無所附麗古制俄空上下不復相維國勢遂漸趨於弱一二權謀材智之士思有以持其傾而救其弊乃爭起而談兵專門之學顧指失臂鮮所會通不復能推先王體國經野之大法於是中國二千餘年長蒙兵事之禍而卒莫爲之計幸者亦僅用以戡亂而已固未知所爲利也夫法豈一端可盡哉背水以犯死而生增竈以反古而成用法而不爲法所用斯無往非法矣寓之農寄之理農理可兼謂兵獨不可以或有所寓寄者是僅知金刃之用異斧斤不知緩急其利害固各有所通焉者也豨苓桔梗有時爲帝在因病藥之而已縱觀古

今之變亂民竊發多激於一時之弊政其來雖有自禍或起於不及覺容有防不及防之事今齋黨教門棚氏羅結遍天下哥匪四處蔓延而游勇土豪羣不逞之徒釀飲椎牛相仇殺糾黨以千百計者又所在而有彼皆有鼓衆之勢歛錢之術濟亂之具謂天下尙可百年無事者吾未敢信也又豈僅外夷之足慮哉盜者張弓挾矢狙踞門庭而猶令子姓家人釋甲解冑執冰而嬉倉卒莫爲之備果何意乎誠能得吾說而通之雖以之防天下可也夫報國之道有四貢賢立功興利有任之者若獻猷則固無祿益人者所不敢不勉也葑菲可採取以告之公忠而秉國鈞者

經世報序

今上紀元之二十一年東事旣平中朝士大夫始盡然於世運升降人材消長之故公私論議率言變法天子神武納政府議允各

竹多疑作稿  
子之疑

直省設立學堂報館於是吾友山陰胡鍾生新昌童也韓勗經世  
報館於會垣以書貽虬曰近報勃興率多仰中揚西矯枉過正夫  
披其根者傷其心恐尼山俎豆將自此祧矣吾子獨無意乎願得  
一言以申厥情時虬方倡利濟學堂報寓教於醫以抒孤憤受書  
屑涕乃始喟喟然悲嗟乎何海東一隅積感者之多也夫立國之  
道曰政曰教然其原皆出於學處則國學鄉學以明其體出則宦  
學仕學以達其用學也者固將以彌綸世變上抒君父之憂而下  
以康其鄉里亦曰經制而已矣孔子丁衰周之際王官失守乃率  
三千七十之徒相與問禮問官求百二十國之寶書當時固亦兼  
採中外蓋禮失求野學在四夷原爲聖人所不諱至刪定六經垂  
教萬世則仍用我中法漢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  
策立達之方與期月三年百年必世之節目空談心性坐視國家

之窮挫曾莫之措而草澤之雄以力相角者遂得宰割天下私神器爲家鼎一時佐治之臣又類皆出於屠狗販繒刀筆方術無賴之輩欲求一孔門四科之似者渺不可得故古治遂絕蓋孔教之亡已二千餘年矣天不忍聖學之就湮數過時可水精孕靈昌明中學在此時乎今之言變法者動欲步武泰西一若中法舉無可採然試問俄法英德花旗日本各雄國植民之政其教養生聚有能出吾唐虞六府洪範八政周官三百六十屬之外者乎機器製造術誠巧矣然溯其源流皆懂得吾周秦諸子之緒餘是則亞洲之不振也豈真中學之不逮泰西耶抑亦吾學不修久久而失其傳耳此如世家右族子姓家人不諳生產坐是中落反時取資於農野崛起之家苟得善爲料量者恢復舊業未見其果不競也夫春秋嚴中外之防孟氏慎夷夏之變聖賢大公之量豈尙有絲毫



畛域之見果於閉化忘世哉間嘗聞其義於雒書之說矣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厥居亞洲地居東半球爲坤輿正面獨稟靈淑之氣  
故開闢以來篤生神聖敬五事乂三德協用五紀蓋惟皇建極始  
能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斂時錫福以爲天下王天時地理實息  
與彝倫相關嗚呼其旨微矣近爲字說者謂南方蠻閩从虫北方  
異種惟西方棘人焦僿及東夷字皆从人或居坤地得順理之意  
或稟木氣成仁壽之俗確得倉頡真傳子與氏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一言實格致家透宗語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仁冠五常乾統四  
德東球木火管局仁壽禮讓根於性俗混一全球終出黃種泰西  
近日雖漸講公普然天驕鷲性西界鬼宿隸齒辜奴邪魅吸人精  
髓雖憑陵廟社不能與正神賽血食之靈長奴隸盜吾名器雖濫  
廁衣冠不能與薦紳爭世澤之緜遠此固可比例而得者今中國  
不求自修其古大學格致之學反役役於形下之西氏如取火於  
燧昧火之原輒謂火熱於日其去扣盤捫籥之見亦廛矣虬不自

揆東事未起首倡變法之議挾書走京師爲時詬病不幸多言而中頗蒙當途蒐採今雖菟裘醫國不遑復談天下事然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視固猶將出其一得之愚從諸君子後與天下人士討論修明以存四千年神聖舊學使國家異時收師儒經綸天下之效且少慰聖天子宵旰殷殷側席不僅用塞吾齊年之悲是役也余尤樂觀其成已

說雅釋概序

說雅釋概者吾弟述廬之所爲書也粵自書燔秦火七章啓倉頡之傳道失周韜六書昧保氏之制寶刀左右迺出穀梁王珽曲園或云蔡葉以故毛公作傳誤仍六駁之文伏波上書舛甚冗芊之印雅訓沈羸經典輻輳已泊乎鯨君有作說解成書羅衆說者二十八家廣成體者六百二字迺羣書之淵海實小學之權輿唐宋

望

錢匪紀略

劉祝封

金錢會匪始於咸豐初年。有趙啓者，平邑錢倉人也。年三十餘，設飯舖於其鄉，善技擊，結交皆拳勇輩。遇貧乏，則贈以資財，以是名震江南北。漸至閩疆，亡命之徒，往依者衆，人皆稱趙大哥。至八年，有繆元者，善望繪，有膽力，平時喜讀英雄書傳。八月十五夜，夢天懸二月，次早往問趙啓，啓曰：兩月爲朋字，朋同類也。在易咸之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君有大志，異日必應以光明之象。二人愈相契合。後有謝公達、朱秀仙、陳十一、湖州人賣筆者周雄、山東人軍犯孟州銅匠王秀金，與繆元、趙啓共八人，結爲兄弟，分作八卦。久之，啓曰：我輩結生死交，以期久要。如今髮逆遍江浙，倘有分離日，當以何物作憑。座有一人起而答曰：我有一物卜之於神可乎。適錢倉宮演戲，作對金錢衆曰可也。兆適相合，於是取康熙錢十

六文將滿字向內。上下釘以二鉞。繫以辨綬。藏在衣襟。年年於此日設宴演劇。人皆艷稱之。無賴子弟歸者益衆。有家財而無勢力者亦多歸之。橫行鄉曲。道路之人莫敢指其非。金錢之勢益張矣。平邑北門有歲貢生。姓程名杰。年七十。兩目失明。善弄刀筆。往依趙啓。取錢三千。用銅鑄。面註金錢義記四字。金字用入字不用人字。以作記號。杰取錢放人。皆以五百人爲率。多至十餘千文者亦。有之。其胞姪在營充當百總。造假米票壞事。平陽知縣翟惟本捕之不得。有老胥向翟私語曰。欲提此人。非啓不可。啓與杰正有口角。招使之何患不到案。使人招啓。啓卽發土匪三千人。燒燬杰屋。立縛杰姪到案。蓋啓之衆皆拳勇。杰之衆均懦弱。一聞啓來。皆不敢出。翟令大喜。給以諭單。改名團練。並犒以牛酒。而游手之徒。往來瑞平間。簧鼓其說。托言取錢入會。可保身家。從者益衆。百人一。

未年  
辛酉

長名爲保守。羽翼旣成。叛志愈決。武則官弁兵丁。文則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咸豐末年四月十五將起事。潛入瑞城。城中入會者約作內應。平陽坑有日者謝秀球。進而言曰。方今時際孟夏。早晚禾均未登場。况衆兄弟皆務農爲業。若此時舉事。大妨農工。粒食何從而來。不如待秋後冬前。農事旣畢。正用武之候。且到處可以劫糧。啓納其言。於是中止。殺牛羊祭天地而已。數日以後。遍傳城鄉。孫渠田侍讀正以廣西學政歸家。奉旨在籍辦團。人告之曰。趙啓係一無賴出身。聚衆十餘萬人。公有在籍辦團之責。啓事至今已六七年矣。並無一人被罪。恐成尾大不掉之憂。孫氏聞言歎曰。養癰貽患。一至於此。今勢已蔓延。其將何術以禦之乎。卽向縣令及城鄉紳士籌畫方法。至半月竟無一人當意者。孫氏親戚有曾燕卿者。爲人慷慨有智略。且家饒資財。有友十餘人。皆能辦事。

取

卽以治團爲己任。十日之後。眉目瞭然。各處應之者以數十計。擇日在隆山寺殺羊設酒。共議開局。蓋五月初一日也。平邑張家堡楊琴溪雷瀆溫子玉兄弟。浦西舉人林星樵等應之。同舉義旗。匪勢少怯。林垵富戶陳安瀾者。每年糶穀爲牙戶所抑勒。彼時牙戶俱入金錢。建旂首以禁穀偷漏爲名。陳患之。欲壓以官勢。遣其姪生員大誥向曾燕卿議。曾齟齬未決。適朱鼎在旁聳之曰。何不趁此時最多金以作兵費。曾然其說。卽使李道初帶團勇十多人。差役數人。拔其旂桿以歸。各牙奔告。趙啓啓大怒。撥匪千餘攻之。勢甚咆哮。團勇官役見者皆股慄。陳之屋片時被毀。一家逃逸。婦女抱幼孩膝行而出。親鄰扶之過江。陳之鬚髮已爲火所焚。幾至不免。入城卽奔告道府各憲。反以兩會相爭目之。陳見勢不敵。轉謀於內姪武舉游飛鵬。鵬前在溫標作把總。至台州。雇船十隻。泊錢

倉口稱入會送啓紅夷大砲子彈二萬啓設宴款待次日台船亦設宴請啓約其至船冀酒半出劍脅降謀洩鵬與啓接戰燒啓屋啓憾孫侍讀爲謀主時時以燒孫氏屋爲言孫氏甚患之調團勇百人分班輪守其封翁素拘謹以防賊原爲地方起見所有伙食均派鄰近居民鄉村力薄口雖應允心實啣恨遂嘖有煩言矣轉派親戚親戚路遠不能日給只得抽減人數至後僅留二十人在團有識者與之言曰近日賊勢方張官不敢捕營不敢勦道府鄰縣又庇護之罪以兩會相爭激成事變恐他日滋蔓難圖也須先函致督撫請其發勦一面佈達情形然後入城至房屋存與不存不必論也未既趙啓果調匪三千人至安義堡內一和尚向在孫氏爲琴西太僕長子詒穀字稷民者課拳勇陰爲內應匪初到地觀望不敢進迨內應號出放膽入堡馬嶼有一老人年七十餘匪

錯認爲孫封翁殺之。安溪有孫氏同姓名奶孫善拳棒三十餘來。孫家聞信與匪鬪，徇難死，蓋身傷數十刃，一切雞犬無留。孫氏兄弟因封翁不肯出屋，侍側不去，有趙金印與安溪人一鬪一護，得保無恙。孫屋被焚，匪從此益無忌憚，惟少者軍械耳。謀入福建福鼎縣，劫軍局，取庫銀，開禁門，出死囚以死囚爲先鋒。福鼎縣主逃至省城，在三大憲前哭訴錢匪之叛，州縣之縱。至此三大憲悉其詳，適鎮軍秦如虎自大營歸，在省城。三大憲卽匪之謀，秦曰：錢匪烏合之衆，勦除易耳。所艱者軍餉，非二百萬元不辦。尤有慮者，瑞邑與泰順接壤，南通閩省，北接衢嚴，又有小港名潮至，在萬山之中，可以藏垢納汙，且與永邑山鄉通。永又與處州接境，若無兵鎮守，錢匪一敗，必求救髮逆，禍立至矣。速起大兵，駐紮溫郡，然後分兵四出，可撫可勦，或守或戰，操縱在我矣。兵貴神速，不可遊移。督



撫納其言。卽向洋人借烏洋五百萬元。烏洋入中國自此始矣。遂起兵。至福鼎。爲匪所阻。平邑蒲門記名道張啓煊號煥堂。因省城失陷。招臺勇閩勇五千人至。旂幟馬匹器械一切整齊。取道常玉山。至諸暨。甫一宿。被髮逆偷營。軍心遂亂。未戰而散。槍械盡失。所留者僅二千餘人。沿途掠食。由台州一帶至南溪。駐紮西郭外太平嶺。西風颯颯。衣食維艱。道府鎮臺欲留以防督郡城。又恐兵餉艱難。不敢出口。各處團練雖稍有進步。而匪勢蒸蒸日上。各官長以兩會相爭。爲己出脫。混指團練爲白布會。加過於孫侍讀兄弟。而外人均莫知也。適六月間。曠旱太甚。廿四社民人到茶山禱雨。道經瑞邑南門外。城中士紳恐南鄉人均入金錢。閉城不許出東郭。鄉人大怒。破城門直入。將廿四社神像抬至縣署。委而去之。次日南北岸紳耆出爲調停。始罷。由是文武官員鄉民視匪甚易與。

八月廿七夜。匪謀從廿四都陸路而來。城內兵丁暨武弁奸紳奸民都作內應。約四更後內外放火爲號。匪擬進自西門。城上大砲炮眼爲巨釘所釘。入會者皆左袒。沙坪等處有驍勇兵丁十八名。係百總楊世勳徒弟。隱匿楊家。約二更後動手。城內小沙巷王佛仔者年七十餘矣。托言神降其身。於集真觀東嶽廟溫元帥前對衆明罵某與某是金錢。某與某是保首。某家隱匿匪徒。速自招之。可以免禍。遲則神梟其首。置缸一隻。匿有金錢者速投於江。對神立誓云。齊心殺賊而已。不咎既往。半日之間。收錢無數。蓋當日良民取錢皆爲保身家起見。受其愚弄至此。正無出脫。佛仔所謀。適中其隱。甚至橋梁道路草坡瓦礫之場。棄錢無數。至晚卽圍楊世勳屋。搜出錢匪十七人。登時將楊百總正法。餘犯明早待訊。次日有一囚被獄吏王金禱其上下衣褲。並無一物。惟隱見夾腿間貼

一大膏藥。掀下內有飛花紙一張。上寫姓名住居。蠅頭細楷均列入錢會大家姓名屋向門徑圖形。縣宰孫氏性慈。取原單藏匿衣袖。概置不問。其保全善類陰德無量矣。而匪因瑞城發覺。卽從桐嶺至郡城。由生薑門入。日已三竿。永嘉縣暨道府鎮俱不在署。劫庫獄并各大憲印信。適有台勇數百人紮東門外。武弁孫贊清招之入城。殺傷四百餘人。餘俱逃逸。趙啓不能彈壓。手梟一人。仍如故。人人挾金資而走。路上珍珠翠玉拾之不盡。道府鎮入城。始加意守禦。兩會相爭之言。至此始白矣。其入城者。趙啓、潘英、蔡華、朱秀山諸人。王秀金已於咸豐九年。邑人沈渙瀾勸之投誠。帶勇至杭城。爲髮逆所殺。其衆後歸蔡華。約計郡城損失不下數百萬。大家財帛珍寶散失於鄉愚之手。不知愛惜。可勝歎哉。然爲主之人。一無所得。餘反滿載而歸。郡城人民爲匪所殺者。亦不過數人。緣

溫郡入會頗多。教以披髮垂手。不可執軍械。只叫衆兄弟救命。惟泰順董子京先生。前丁酉拔貢。年八十餘。罵賊爲賊所殺耳。從此以後。邑人始知辦民團自衛。飭隊伍謹斥堠。發間諜。派巡查。設大小局。游手之徒。均得食。初議招張勇守桐嶺。郡城大局稍有把握。張獻之名家珍者。瑞之四十八都湖石人也。少出王石山先生門下。與孫詒穀兄弟。初係同窗。繼同入泮。爲人慷慨。有膽識。六月中旬。與余邂逅相遇。執予手而言曰。大勢至此。加之亢旱。米價騰貴。天現彗星。長與天互。如一片白雲。自東至西。懸空數百丈。奸民見此景象。一經引誘。不招自至。亂勢成矣。我輩將安往乎。相與歛歔。不置。又曰。當道光末年。大港一路。至泰順。多設鹽關。名曰禁止私鹽。實則以盜禦盜。我率鄉人。除此不遺餘力。凶惡者。恨入骨髓。今聞其皆入金錢。明目張膽。必欲殺我。以爲快。本年五月。我舉一孫。

片時溺之人怪我何忍我告之曰與其見殺於賊不如見殺於己鄉愚不解其故唯唯而退月初我已移家住九都青田劉府君誠意故里也族中人向我問數四我曰舍此就彼何患無立身地耶奚必沾沾焉如駑馬戀棧作釜內之魚且在城紳衿皆塚中枯骨何足與言孫氏團練亦無可靠不過一紙船耳火焚雨打其骨立見彼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計及他人乎君雖少年頗有識見以吾言爲是爲否因揮淚而別張有健僕名銀足者膽勇絕倫便捷奔馳向作樑上君子從張改過刻不離身二人相從至五十都僑寓飯舖適有會匪二人口操閩音兩相答問其人曰我奉趙大哥命訪拿張家珍憾不識面耳張慢應之曰我則識之亦奉趙命而來明早我當與爾分途捕之匪應之曰可是夜三人同宿次早分手而行轉至營前八甲有郭奶媪者鹽關巨寇也入金錢充作保

首酒次大酌曰。我今要取張家珍作下酒物。張在旁低聲問銀足  
曰。可敵乎。銀足曰。無畏。卽取腰間劍。梟其首。懸於竿頭。負之而歸。  
且行且叫。我殺郭奶媢。其首在此。三日後定來報復。若從我謀。可  
保無患。否則妻子爲若虜矣。人皆從其言。不呼自來者萬餘人。至  
湖石。伐竹爲城。立局於家。名敬勝。弋溪寓公賈式金先生。年七十  
餘。首出應之。泰順金國棟父子。木賈也。輸糧百石。山鄉僻壤。至者  
以萬計。裹糧囊橐。不食局米。陸續而來。各處獵戶。善槍彈者。有百  
數人。亦不招而來。聲勢大張。後三日。匪果黑夜來攻。至張雞嶺。爲  
壓排所殺者。以千計。逼至深潭者。亦數百人。匪勢大促。是日張之  
屋被焚。張笑曰。我今無所累矣。嗣後或數日一戰。十日一戰。雖勝  
負未分。而泰順一縣。不使錢匪與髮逆相接者。張一人之力也。當  
秦如虎兵自閩省起。馬至桐山爲匪所阻。至十月江南保首與先

鋒許游擊接仗許失利被圍不得脫棄馬而走馬爲保首所獲并有一小馬數日後小馬死許使人以數百金贖馬匪不允後匪首謝公達乘此馬出戰聞大營號聲飛跑而去公達不得下馬俱被獲懸首軍門然匪於此戰雖失公達其餘匪尙揚揚自得轉發兵至大港攻敬勝局張半路邀之匪大敗追之大日湯裏山下張有從甥在側與匪暗通張不提防爲伏兵所殺匪不知是張銀足竊負尸以逃爲匪所覺追而奪之手刃數人銀足鬪死并銀足尸抬至馬嶼局烹而分食先將首懸於竿頭鳴鑼發喊遍徇鄉村所棄者下體耳羣匪稱賀均曰我今無患矣所忌者江南楊琴溪先生耳張死後其夫人與大樹脚許先生同領民團數月事平後其從甥乃當日下手殺張之人獲之灌油作燭燒祭靈前人心爲之一快趙啓因張死大港無人掣阻銳意要攻瑞城瑞城一破餘不足

慮矣。泰順、福建、溫台處三府可傳檄而定。且瑞城僅三百里許，衆兄弟一人負一石，城可立破。一日之間，傳聞數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城中人人皆自危，殷戶暨紳士決意主戰，立局於縣庫內。名曰大局，四隅接濟，名爲子局。大街小巷逐段分防，名爲小局。外四隅搬住城內者，搭廠遮棚，毫無隙地。男丁不分老幼，老者送茶飯，幼者鳴鑼鼓，巡城防督不分晝夜。女墻五另，五人分守，一人一更。輪流瞭望，壯丁司鎗炮，持刀叉，夜深恐睡，則吶喊一聲，萬喙齊鳴。頃刻間，五門傳漏，初則燈燭輝煌，後則滅燭坐待。女墻外畔，吊設壓排，賊近城脚，割繩放下。家家門首亦懸燈達旦，婦女坐以防奸。細又派丁壯數十人，手執救火器具，巡查救火。大局諸公宵旰勤勞，首辦事者爲項子石、項仲珪、項子川、林敏卿、周小梅、管玉成、李履甫、李癯仙、洪叶臣、胡桂樵、黃卣、黃漱蘭諸先生，盡心竭力。巨



細捐資不遺餘力。僱台勇數隊。陶保登台勇三千。孟嶧山安勇四百。管寶錠三百。趙小羣百人。加以曾燕卿之團勇。并合地義民。日日以攻南岸金浦爲事。潮長開船。潮落卽回。遲則爲沙漲所攔。或日攻一次。或數日一次。或取一二首級。或燒民房寺觀。取其衣服什物以歸。所殺者均非眞匪。惟余顯廷帶勇三百人與之大戰。略有兵法。自此以後。兩岸人民雖至戚變成仇讎。將近半月。各司事與陶保登商議。攻敵方略。陶在大營。著名驍勇。嘗登隆山。瞭望形勢。因曰。此地難以用武。後無繼者。全軍難保。須紮營。另有兵接濟。可戰然紮營非易事。繪輿圖擇險要用。大船數隻泊江邊接濟。否則難以退步。人皆笑其言迂闊。促陶戰。陶不得已應之曰。姑試之分其勇爲三隊。招管勇在北岸。以壯聲勢。陶上岸且戰且走。至鐵鑪地方。大局中不備。船隻管勇無船。不得渡。陶潑馬欲回。保首王

成煥嶼頭人向作蔡華廚傅。出攔陶馬。陶擊以洋鎗。立斃。取其首懸於馬鬣。馳至衙衙。將近船。馬臀幾爲匪長矛所及。陶之馭引馬首。捉之入船。馭一跌足。卽爲匪所殺。人皆惋惜之。陶亦時爲流涕。次日陶卽拔隊去。與東門人口。大局中諸公踴躍辦公。不避勞怨。然徒有其表。以實心行實事者。惟黃君兄弟用兵。最要在民心。心不固。城郭山川不足恃。至於勤辦一節。當別尋門徑。若朝去暮回。決非取勝之道。諸君努力行之。萬不可以千百萬生靈作兒戲耳。卽拔隊而去。安勇亦隨之行。所留者管與趙數百人而已。匪聞大隊已去。時時侵軼我。或夜用大棹數張。四足向上。縛燈四盞。或用板四粒。上插燈牌。寫告示數張。順流而下。城頭望見。誤以爲賊船。夜至。人心皆爲之驚慌。後數日。雇石紫塞船四隻而至。以城中無船禦敵。如入無人之境。賊船一至。鳴金吹角。放炮揚旂。大彈過。

女牆似鴿鈴飛過。至衙衙對橫一字下錠。城中人人危於累卵。東山保首潘煥申等引匪過江。上至焦石。下至東山三埠。晝夜數日不絕。五門圍住。不開。人以專心死守。自期又缺火藥。幸郡城聞風。雇小船一隻。內裝火藥。沿夜送下。以匪立脚未定。黑夜偷入城內。人心稍定。自集雲山。以至梅頭。無地無匪。無屋無賊。奸淫擄掠。莫可言狀。河鄉團練盡爲冲散。團總四處奔逃。家屬寄寓親戚。奸民益自得矣。相遇卽稱兄弟。包紅巾。挂腰牌。入會之家。視家財上下。以取資。間數日送牛酒柴米。以取媚悅。出入床第。全無禁忌。未投者抱頭鼠竄。而逃深林密樹墟墓之間。無處不有團練人踪跡。趙啓蔡華兄弟紮隆山寺。其餘莘塍以下。皆分局坐守。東門外有開設布莊藥店者二人。一名匯成奶。一名大全羽。領匪數千。繞城四掠。先至東門。將家家房屋任意燒燬。西門外花園橋瓦窰底百歲。

坊等處爲廿四都保首名大貴者所燒計三晝夜火光不斷天日爲之變色黑烟迷目狐城壁立城外一空雖大帥出清野之令不過如是次日五門環攻不分晝夜蔡華下令速將石紫巖船中紅夷大炮移至隆山放向城內彈從空飛城而過或墮半空或落半港或過西門或至橫山十日之間落城內幾彈而已並無傷人惟初四日午刻有老人年七十名大光在城壕食飯頭被大炮飛去一半腦漿擲地餘被鎗炮傷斃者僅五人耳彈過半空其聲叻叻如犬吠雲中廿七夜攻埭頭城上滅燭以待暗備鎗炮俟匪近城鎗炮齊發鉛彈如雨肉飛骨碎者無數得全尸者百不有一西門百歲坊外有塘隣海匪謀掘之洩水城內以便附城攻擊城上大炮攻之不及掘適有陳府廟建在高炮臺上衆對神祝曰若得洋藥卽原炮可到廟前有動不掀石一看下有洋藥四十包不知誰

人藏匿取以應用。擊死者數十人。餘則負畚而逃。人皆以爲神力所致。廿七晚。將董場官負之。隆山寺逼贖。爲通匪之蔡廷富保去。廿九日。將城隍司神像移至隆山宮。十一月初一日。匪搜河鄉軍器。并競渡龍舟十數。積以草柴。欲燒水門。爲兵丁蔡慶緒所見。徒手馮河口。啣火草盡燒其舟。城中日望救兵。全無消息。不料道府總兵已發兵五千。使葉游擊統軍出城約五里許。卽紮白塔寺。泱底不敢進兵。前隊百餘人。船至塘口。未過橋。適有村童十多人。在泱頭頑耍。持竿捕鷺。各相爭奪。跳舞。官兵錯認作錢匪。回船逃避。不敢過橋。城中日望救兵未至。衆目欲穿。初三夜。衆議誰人敢去乞兵。予與孫稷民曾燕卿三人。縋城而下。分三路而走。夜行晝伏。三日始至郡城。約同鄉鄭寶麟號昭甫。邀在郡數十人。遮道喊叫。擁至道署。薄暮時。衆皆散去。僅留三人。哭泣聲啞。淚盡血出。二日。

夜道憲雖口許火速發兵而帶兵官畏蜀如虎終無決意進兵幸孫侍讀兄弟往東門外東和棧中棧主與廣艇鄭碧山相善鄭曰與我七千元當代解圍城孫於親戚處借來光洋三千元鄭卽解纜起旋駛至瑞港錢匪在隆山寺望見煙波漂渺中似有大船數十隻揚帆啣尾而至恐大兵水陸並進有懼意先是已有人在外傳言謂孫太僕曾作琉球教習此時借兵琉球矣匪益疑懼無法蓋匪攻城十日多方設計多方禦敵予所目覩初二以後出城請兵不知底細至初六日午刻舍舟登岸問後四日之事不能盡道其詳別有黃通政錢虜爰書可考而彼時河鄉居民遙聞下海大炮聲響又望見陸軍旂幟各各反正晝白眉爲號盡殺錢匪上望林春輝富家也曾入金錢反正時匪匿樓上空櫃中官兵搜尋不得奈以匪心驚懼動卽被衆搜出梟首後春輝以藏匿錢匪受控

蜀洋三千元。八都丁田張時葵，黠人也。初結連環會，與民團不洽。及錢匪渡江，亦爲衝散。其胞弟時亨，平日機詐無倫。紀葵甚惡之。後入錢會，設局聚星書院，反正之日，亨在局酣眠未醒。葵執之獻於官兵，殺之。縣署前當錢匪過江時，正值農隙，各地游手者附之。在外擄掠，迨縛賊免，勦示出狡獪之徒，均以強凌弱，以衆欺寡。單弱孤身異地寄居者，多被冤枉，執以送官。間有能言者，送至半路，殺之以獻。卽有送至縣署，不待官研訊，卽付斬。蓋無罪而殺，有罪而逃，冤獄無過於此。又聞錢匪敗時，朱秀仙所帶精兵五千人，執黑旂，衣黑衣，自號鴉軍，爲首者一老教習，名成開，年八十餘。同一徒弟足纏紅布，兵敗且戰且走，至董田爲地保陳昌吉、陳學清、阮阿七、阿沛等圍住，不敢動手。被昌吉等殺死。朱全軍覆沒，投河自盡。首級爲陳學清割之，以獻。合城義民開門出戰，生縛匪犯赴小

較場正法者八百多人。河鄉自鮑田至九里，殺死者約計二萬有餘。小船渡江，爲廣艇炮擊而沈者亦數千人。當廣艇至東山時，每船開大炮五聲。東山賊巢盡數逃脫，如蜂出桶。於是畫江分守，不敢出戰。趙啓見兵勢日促於嶼頭，局假託一丐者，扮作女神，戴鳳冠披蟒玉，下仍赤足高踞神座，口唱閩曲，呢呢喃喃，以蠱入會者之心。僞言江西洋兌字號兵將至，從者須先薙髮，名爲羅漢陣。渡江可不用船，踰城可不用梯。鄉民各受其愚，後兵敗逃回，被殺者千餘人。均是和尙一般。塘頭老童生許作高獻，蚣蜈梯，不合作法。臨用礙手脚。初六日，天將明，偷靠西城，匪衆相爭，有童子聞而喊叫，衆起放手吊排，大石滾下，搗碎數人。西門健勇名阿李，跳下追殺匪，大敗而去。約一時許，人皆反正。時張煥堂官兵所謂閩勇台勇，漸漸逃回，約計三千多人。瑞安大局，諸公向郡謂張駐紮隆山。



一帶以預防河鄉匪患。張曰：隆山山孤淺，非屯兵地也。若要翦除此賊，須由陸路廿四廿五都一帶直上，至水淺港狹處，方可渡江。行至澄頭，曰：可矣。卽紮營祇陀地，紳皆擁護之。作小船二十隻，每隻可容二十人。船頭安大地，傍挂網衣，順風張帆，無風用楫。調綠營兵以實之。自澄頭渡江，紮仙降，隔江民心稍定。一都團總吳一勤帶民團五百人，紮祇陀，派地民供午飯。地民暗約金錢，忽從山後潛出，各勇正食午飯，身無寸鐵，一時不知所措，被逼入江者百餘人。在城團總孫松濤跑至江邊，向兵船求救，後枕爲匪所殺。過半戰，兵吳國榮負之落船，醫愈。隻手殺退賊匪，其餘三百多人相慶更生，皆孫之力也。前秦軍深聞髮逆已在處州，離温州不遠，因在桐山力戰，不能斬關而過。雷瀆溫子玉兄弟合家投河自盡。一地房屋焚掠無存，餘兵四處奔逃，無人敢收秦兵至境，投作向導。

秦鎮與衆約曰。我探髮逆已在處州。將至永嘉。一二日間可抵瑞境。若不速渡。事不可爲矣。卽於是夜祭告天地。次早着雷瀆人俱用白旂。漫山遍野。逢有林木叢雜處。挾柴放火。以壯軍威。又命登高山吹角。與匪大戰。彈落藥桶。火焚旂亂。雷瀆人析屋作排。秦兵因是過蕭家渡。該處有村名林壘。有大河。尸浮河面。過河且不用舟楫。秦卽使許胡二游擊。先至平城。以看情形。若眞實被逼。指望官兵惟恐不速至者。當插紅旂。若假意請投心懷反側者。插黑旂。秦鎮渡江至江西洋。遞呈者遮道。但揮之使去而已。不與計較。至城見十里外均插紅旂。轉至瑞。囑隊伍不許入城。曰。此義民也。不可驚擾。由城外沿河而去。至郡分兵四守。居城不許出城。只許進城。民心稍定。次日髮逆果從太平嶺而來。至正月三十日。纔到西郭大橋頭。自午至申。放火燒燬西郭民房。從此一空。後諜者來云。

賊渠兩股大人在某處攔去者某與某也其麾下大半是舊人秦  
卽招兩渠登城相見跪而泣曰我豈願如此誠無奈耳秦曰爾等  
到此要投乎要戰乎要去乎答曰戰則不敢投則不能三日後我  
其去矣但我去後平邑人姓白名承恩行三人皆呼爲白老三封  
通天王所領人馬約計有七百里連營大人須格外提防之秦兵  
自正月初一渡江由蕭家渡至平邑賊勢日挫各保首均逃遁敬  
勝局義民攻大日破之金谷山各強人均避匿雪篁竹亦來投誠  
上下港由此路通嶼頭匪局闐其無人張道受匪賄賣免死牌衆  
匪果持此牌由白沙嶺去投髮逆卽引髮逆至瑞趙啓藏破棺中  
沙垱保首林福瑞作孝子後從二婦人披麻執杖送喪天未明過  
嶺破棺而出周雄孟州各逃回本地陳十一與童人爲秦鎮以鐵  
絲穿鼻孔牽至大營殺之蔡華蔡琴扮作後臺脚色至寨下討轎

爲土人所覺擡至永嘉太守所太守黃氏登時殺之頭未落地手  
足先割蔡華咸豐辛酉科張學憲所取拔貢生後至平邑江西垵  
拜客索金不盡起色去拜趙啓啓厚贈之又爲華討宿債收者數  
百元遂成莫逆之交邀華入會華曰邀我入會當與諸君並否則  
我不爲也衆曰可將金錢義記字內拆出一字華曰人生當以義  
爲主我解義字上入中王下我是入王都歸於我衆拍案稱奇卽  
以王秀金部下歸於蔡華華之入會自此啓旣脫身轉投髮逆爲  
作向導大日金穀山雪篁竹沙垵馬嶼等處家家留住髮逆與居  
民爲仇煥堂名啓煊雖號巴圖魯其兵勇見匪卽膽喪紮營桐嶺  
正食午膳繞山踰嶺無處不是賊兵張割斷馬繩騎馬卽走兵勇  
魂飛魄散棄寨盡逃一切糧食帳房爐鍋炮衛火藥盡爲賊有僅  
帶本身器械隨張而行奔至城下繞城呼叫城上義民不肯放進

只得紫城外三港廟。次日發逆先鋒騎二馬繞城探營至滴水巖  
為老兵陳洪洋擊以火鎗中馬前臂馬至橫山陡門而死。發逆攻  
城不分日夜聲東擊西虛排陣勢。港鄉地民仍處以沒逆遠至金  
華。近自橫山足有七百里之遙。白聲言只有騙賊無有攻城之理。  
日夜思索。總要城破始為隆山奪寶。塔亦匪所焚。既閱三月。殺戮  
者不止數百。次初孫稷民先生名詔穀所帶九里薛里團勇五十  
人辦匪認真靡有孑遺。以髮逆大至。時將清明。人人俱欲耨耕。轉  
檝湖石人心意未洽。在潮至。遇髮逆而去。批殺未識津法。甫出。殺  
用童子數十人執小旗在陣前。跪拜。拍呼笑罵。人人不知何故。稷  
民見之。持矛趕入。小隊俱無踪跡。追不半里。兩邊夾陣而來。漫山  
遮野。都是大旗。後接馬隊。蒼黃昂首。螺角悲鳴。喊聲震地。見之者  
無不自迷心亂。湖石圍丁不知躲身何處。孫曳矛而走。至光照寺。

左邊回顧眾人僅九里二人依依不肯去遙見大漢肩負大刀走  
至孫旁劈頭一刀刀落頭破二人在側一被殺一逃回餘則無所  
傷矣後三日生回者竟知死所尋尸負棘發逆從後追趕至廿五  
都潘棟老屋基內藏尸殲殮次日匪分二隊攻城橫山雙山直至  
西門外一路虛張聲勢旂旛飛揚人竟無幾北門大隊從集雲山  
十二盤下至本寂寺前匪攻北城城中義民有臺勇台勇及綠營  
兵丁出城擊賊協憲黃載清乘小馬帶兵勇迎敵至河埭橋路還  
生疏馬陷泥溝義民從後趕上用長矛招馬馬隨勢躍起黃未上  
馬賊已至以火箭燒馬鬃黃以洋鎗擊斃二匪後又有藤牌二扇  
追上黃又擊之者級為勇所取黃懸二匪首級於馬鬃而棘自集  
雲山直上至廿四五都并相乾陶山潮至等處匪局相聯火光燭  
天金鼓螺笳聒耳不絕叛者如蟻附羶如魚啣尾日以搜山劫寨

寨為事。婦女攔入局中。不分老幼貴賤。茲淫慘毒。莫可言狀。數男  
一女。輪流更換。死則擲尸於路。嬰孩棄者。喉口啼泣。耳不堪聞。馬  
蹄亂踐。死無全骸。赤子何幸。一至於此。可勝歎哉。間有逃回者。言  
其事。有識深為憂患。恐日久人心懈。忘賊乘虛而入。斗大孤城。必  
定失守。郡城雖有大憲。無可倚托。民團無遠識。不可久持。戰勝則  
驕。戰敗則散。難以箝制。正在躊躇未決之時。幸林敏卿先生等到。  
聞請紅單船未至。適有鎮軍吳鴻源。統春波領紅單船七十多號。至  
瑞適。東南風大作。一日夜。即至瑞港。泊鳳凰洋。幸有鹽船數艘。為引  
之。八港。甫下板。炮聲轟烈。如雷震耳。黑煙彌漫。不辨南北。髮逆圍聲  
登高瞭望。嘆曰。此城未三面臨江。今船艦相接。西南一帶。可保無虞。  
惟東北兩門。陸軍足以自衛。我真空此來矣。張煥堂兵紮仙絳。遠見  
髮逆大隊前來。欲下船逃遁。舉人林夢楠手把張袖大聲曰。大人現

兵紮此地。一切供應刻不容緩。今乃見賊未戰而逃。我有何面見地方百姓乎。死則俱死。戰則俱戰。張曰：民團助我，可以下戰。林遂星夜往調民團沿江南北均受約束。聲數而未初更動身。天尚未明，已至馬嶼。綠營兵屯在壇下。臺閩勇屯在河西。民團從東路而進，各排陣勢。尚未交綏，有後姜人于執鐵鈿。江上人執銅火。奮勇直入賊寨，用大旗自上蓋下。二人伏進攻其下。賊即仆地。人皆送之而進。賊兵大敗。紹興有連蓬合之首拔貢出身。人皆目為何公子。所統賊兵先敗。人見名推爭先擁進。賊兵大潰。獲馬數十匹。武生李石賜無獲馬五匹。并何書笈包囊。盡獲笈內尚存拔貢卷詩賦各草。見者無不笑倒。生捨者七十多人。攔入雲江者亦以萬計。江水為之不流。浮尸隨潮上下。舟楫為其所碍。其大股髮逆白承恩所領者尚屯潮至一帶。于總項國榮說麟甫。鱸直人也。帶



精兵百人紮雷橋。勢上靠山中多竹。下臨江橋束其中。過了此橋以來。一片平洋無處屯兵。頭兵屯橋西。疊牌架鎗以待。手執長刀。大聲喝令。誰若回頭。我斫以刀。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白拉馬揚鞭。正欲過橋。項擊以招鎗。正中胸膛。翻身落馬。從匪搶其尸以走。馬隨後逸。此巨魁也。乃竟一鎗擊死。誠非易事。功為大力者所冒。豈不寬哉。餘匪見白已死。即拔隊去。自潮至。起程至大港。經塔前。由大港過大回嶺。到青田九都。竄誠意伯祠中。賊未戰時。眾卜於神。戰乎。遊乎。神不許。孰賊至。眾避山後。匪入祠投宿。至夜半。賊派偵博。失一銅盤。落地轟然。眾皆驚潰。自相蹂躪。所殺過半。天明始覺。左右兩族。分途而走。左則自九都至金華。右則仍轉至潮。至紫山底。後為秦軍所困。勢促投秦。為秦所滅。沒此錢匪。勢窮。漸為髮逆所殺。惟趙啟轉竄。至玉環。身伴僅五人。玉環參將鍾周。

秦有親兵在茶館過沙坪保首林宗啟問之汝在此何為答曰從  
趙啟到此啟令財窮勢促君能救我否若能救我我當告汝以啟  
之住處兵即以其言告鍾鍾曰速投誠可救尔命若殆則無救矣  
次早即圍其室啟從後樓跳出失足浮田足陷泥濘為鍾之三子  
刺以長矛透脅幾斃殺之以報後功為都府周開錫所冒雷咸豐  
初年髮逆起事廣西後至南京草澤英雄不招而至者甚多白承  
恩名老三依湖海算命之徒投入髮逆夜夢神告之曰尔命有封  
王之分日後若有地名桃花不可亂過過則有損白意早欲歸家  
畫隅自守感於神言不敢過桃花嶺過錢匪招之引入金表山由  
白楊山經諸暨至處州入南溪過瞿溪至潮至入瑞小港自此以  
為師從天降何快如之不料雷橋以上地名桃花坪即土人亦未  
不知其名竟死於此足見數皆前定也永嘉上河御有后巖堂

內藏經半藏係前明張相國代請匪經其地。今為散失。或扯碎。或  
踏破。飛揚田野之間。遺落廁溷之內。見者皆曰。佛若有靈。其將如  
之何。初六反正之日。錢匪敗績。綁至小較場。正法者。尸皆狼藉。未  
收。彼時雖值冬令。穢氣觸鼻。不可言狀。大家畜狗。以多食人肉。各  
顛狂。遂人輒噬。局中諸公。欲以前棄攻城龍舟。昇至江邊。尸積其  
中。俟潮落。風順。乘流推去。送至南岸。覓南岸人。如何蔑落。眾皆然  
其言。惟陳介石先生。先大父在側。聞眾言。即曰。此計非也。罪無重  
科。既已正法。何必狼藉尸骸。不如擇一地。葬之。如古人京觀之狀。  
以示後人。可乎。否乎。眾以其言。費洋八百多元。埋於小東門外江  
邊江蟹埠之上。近日陳氏科第鼎盛。豈非此翁陰德所致耶。寧平  
之後。秦在溫郡鎮守三年。秦去矣。仍一切善後事宜。均二公所辦。  
溫瑞數百萬生靈。得保太平之福者。均二公之力也。張獻之先生

事雖未成身死戰場其功豈鮮張樞翁雖云同力則無所事  
矣。此兵民著有勞績者如蔡慶緒吳國榮老李等可謂義兵事  
載順起賦槐等可謂義民矣蔡華之父名觀禮性情乖僻無惡  
不作天厚其毒俾二子一廩一貢名藉人後以利入合斬宗滅祀  
遣此大報何其慘也若陳公則一念之善受此大福可謂得為善  
之報矣予年已七十餘錢髮之文日覩耳聞迄今四十多年若過  
此不言則終無可言之日矣若云禮失求諸野則吾豈敢若實事  
求是據實直書廢乎近身而恨者乎蔡華冗詞不達意舉一  
漏百向心多慚至於起衅之由激受之故孰是孰非孰功孰罪  
不敢贅述問者當自知之

